



西藏风云

赵慎应 著

西藏风云

赵 慎 应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西藏风云

赵 慎 应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68,000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ISBN 7-5011-0059-4/G·17
统一书号：7203·182 定价：1.55元

序 言

我所以写这本书，是让人们对西藏能有更多的了解。西藏地处世界屋脊，过去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所以人们一向感到它很神秘。解放以来，它的封闭状态逐渐改变了，但了解它的人还是很少的。

作为一个记者，我曾三次进藏，经历了西藏历史上的三个关键时期。一是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和西藏各地；二是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公开武装叛乱，我军平息叛乱以及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三是一九八四年西藏进入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三次进藏，前后在西藏度过了十个年头。这期间，我跋涉过辽阔而又苦难的高原，目睹了西藏的风云变幻，目睹了西藏社会的伟大变革。

这本书里记述的，都是记者现场采访和生活中所见到的真实情况。在藏期间，我曾同西藏人民共享过悲欢，同尝过苦乐，我对西藏人民产生了深深的感情。所以书中有呼喊、

揭露和鞭答，也有赞颂和欢呼。我揭露的是残酷、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我鞭答的是燃起叛乱之火的人们，我为被囚在悲惨地狱里的农奴和奴隶而难过，而呼喊；我赞颂的是西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是勤劳、勇敢、聪慧的西藏人民，我为西藏人民的新生和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业绩而大声欢呼。过去西藏的山川和人民激励了我，今后也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为了使读者对西藏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我在书中交代了一些历史、宗教方面的背景和这方面的知识，我想这对读者也是需要的。

西藏今天还是比较落后的，但她同样同祖国一起迈着重向文明、富裕的步伐，而且这步伐还相当迅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在书中有所记述，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它充分反映出来。

作者 一九八七年三月

2284/5-30
OF

目 录

一、随军进藏

面对一张大片空白的地图	1
我还没有成为一个普通战士	8
加入进军的队伍	12
行进在横断山脉中	20
出乎意料的事件	32
夏贡拉的故事	37
暖风吹进了雪山峡谷	43
进驻拉萨	49
竟是迟到消息	54
复杂而又特殊的工作	58
向北京发出拥护协议的电文	63
高原上第一个国庆节	71
一幅悲惨景象	75

拉萨漫步.....	81
历史的见证.....	88
家宴·友情·鼓舞.....	98
我们是不会被饿走的.....	104
终生的遗憾.....	110
归途风情.....	117
悲凉的藏历新年.....	126
在冰雪的世界里.....	130
可爱的牦牛运输队.....	138
最有希望的新苗.....	145
英雄的路.....	151

二、高原风雷

在动荡的时刻.....	159
飞往拉萨.....	163
看戏事件.....	168
叛乱的战火.....	172
在机关指挥所里.....	180
他们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185
百万农奴站起来了.....	189
她七十三岁来到高原.....	201
唐古拉的灯光.....	206
雅鲁藏布江的儿女.....	215

三、今日西藏

拉萨，几乎不认识了	227
西藏人	233
天际两阿旺	239
家庭的命运	246
让世界屋脊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253
萨迦行	259
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故事	265

一、随军进藏

面对一张大片空白的地图

我出神地望着办公桌上的一本中国地图册中的那张西藏地图，有点发呆。

地图上几乎是一大片空白，很少有城镇、村庄，也不见道路，只是勾画出一条条起伏纵横的山脉和几条河流。这本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地图，越发使我感到我要去的地方是多么神秘和陌生。

这是一块尚待解放的土地。在我国大陆上各个省份都已经解放了，只有在辽阔的康藏高原上，人民解放军还正翻越着横断山脉的重峦叠嶂，向西挺进。全国人民都在翘首西盼，期待着西藏的解放，关注着我国历史上这场不平凡的进军。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和一些反动势力，这时却为我军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在喧嚣起哄，叫嚷不休。

我从口袋里又掏出那封加急电报。

六月初，我正在雅安参加西康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进行着紧张的采访。突然，接到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一封加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重庆，没有说明什么原因。我心中很纳闷，什么事情这么紧急？急忙告别西康分社，立即搭上了到成都转重庆的长途公共汽车。

回到总分社，放下行李，就去见社长廖海棱。我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地说：

“让你随军进藏，担负我军进驻拉萨的宣传报道任务。”

猛然一听，我有些发怔。他告诉我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十八军军长、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和西藏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已由北京抵达重庆，我军很快就要向拉萨开始和平进军，要我随他们一起进藏。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我思想上毫无准备。虽然我在总分社负责军事组后来又改为军事民族组的工作，具体处理康藏前线的新闻稿件，但是我绝没有料到让我立即随军进藏，我知道进藏部队中已经有一个新华社支社。然而，我还是立即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廖海棱又进一步向我交待了任务：“进军途中不作公开报道，到拉萨后再发消息。”

他要我带封信给部队中的新华支社，让我第二天就去见张国华司令员。

任务是这么紧急，我顾不得多想别的事情。望着面前那张大片空白的地图，我竭力想从上面猎取到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甚至连通往拉萨的道路都没有找到。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层层高峻险陡的雪山，一条条奔腾咆哮的激流，在广袤无边、杳无人迹的高山峡谷中，悬挂着一条难以辨认、难以攀登的羊肠小道……。

我的心情很兴奋，很紧张，顿时觉得前面道路遥远，一副重担压在肩上。我能挑起这副重担吗？但是，我不能有任何犹豫了。

说起来，也真可怜，我手头没有任何有关西藏的资料。从报纸上和前线记者的来稿中，我知道一些进军的基本情况，对西藏本身，它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它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社会情况，都几乎一无所知。

我只有这样一些概念：高原上雪山林立，高寒缺氧，地广人稀，交通阻塞；西藏的面积相当于十一、二个江苏省，那里走两天见不到一个人。

我也知道这样一些情况，西藏人民几乎全都信仰喇嘛教（佛教），宗教信仰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高原上寺庙上千，宗教进入家家户户。所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出的布告中，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都一再宣布，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

这荒漠、冷寂的高原，早已成了帝国主义觊觎和掠夺的地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进入了西藏，先是披着“游历”、“通商”和“考察队”、“探险队”等外衣的间谍

特务，后是用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远征军——英帝国主义侵略军，于一九〇四年曾长驱直入拉萨。

从满清政府晚期，直至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对西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反动政策，因此使藏族和汉族之间形成了相当严重的隔阂和疑虑。而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分子，则利用这种民族之间隔阂，大搞“西藏独立”的阴谋。

一九四九年夏，当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江南大片土地，并且即将向西南各省进军之际，帝国主义就策划西藏地方当局，乘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我军尚未到达西藏的间隙，制造了一起“驱汉事件”。七月八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共”为借口，下令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全体人员撤离西藏。这个“驱汉事件”的目的，就是阴谋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并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使西藏永远不能得到解放。对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揭露了这一事件的阴谋，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

一九五〇年一月，当我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向西藏进军的时候，帝国主义又急忙策划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派出一个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等国进行活动，表明所谓“独立”。我外交部发言人当即发表谈话，对这一阴谋进行了驳斥和揭露，并提出了严厉警告。这个所谓“亲善使团”才未敢成行。

从进军一开始，党中央就采取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

针。中央人民政府曾通过各种途径，几次催促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又让在西藏享有盛名、担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喜饶嘉措大师，在西安向达赖喇嘛等西藏领导人进行广播，希望尽快派出代表进京和谈。但是，这些都没有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响应。

接着，中央又派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从甘孜出发前往西藏进行劝说工作，促进和平谈判早日举行。不料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竟遭到无理阻挠，不准前往拉萨，最后被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毒害致死。

就在此时，西藏方面还调集了十个代本（代本相当团的藏军八千余人，陈兵金沙江畔，决心用武力阻止我军西进。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乃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奉命强渡金沙江，打了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歼灭了藏军主力五千余人。接着，我军乘胜前进七百余里，又解放了洛隆宗、硕般多等地，我先头部队已到达边坝以西地区。

奇怪的是，我军解放自己的领土，在帝国主义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里，却引起了一片惊恐不安，掀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嚣。昌都战役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叫嚷说，这是“侵略”，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美、英等国甚至还叫喊由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好象我们进军西藏，就是闯进了他们远隔重洋之外的家门。印度政府也三次致我国政府备忘录和照会，企图阻止我军进藏，

说什么“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挟持达赖喇嘛逃到了边境亚东。

在中央的再三敦促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一批西藏爱国上层人士的劝告下，达赖终于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团于四月下旬到北京。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在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的签订，为西藏人民从黑暗、痛苦走向光明、幸福奠定了一个基石。

下一步的进军，就是为贯彻执行协议的和平进军。

与进军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张经武于六月十三日离京赴藏。他携带着毛主席写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协议抄本，轻装简从，经香港，绕道印度，到亚东劝说达赖迅速返回拉萨。

我了解的进军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个粗略的轮廓。我没有时间准备，到书店想买几本有关西藏的旧书也没有，后来我弄到了一本旧书，书名、作者已记不清了，书的内容是记述西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也很零碎、肤浅，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我没带任何有关西藏的资料，连那本地图册都没有带，我知道它没有什么用处。

回想过江以后，我军解放赣、湘、粤、桂、云、贵、川等省，都得到当地我党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的大力配合和协助，他们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情况。可是进军西藏完全不同，

西藏没有我党的组织，没有党的影响，在全国所有省份中西藏是一块唯一没有革命影响和革命火种的地方。入藏部队在这样艰苦、陌生的地区进军，事先要了解那里的情况，要掌握它的有关资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的思想很简单，有一个非常单纯的想法：没有关系，反正前面有部队，到部队后再说吧，部队里会有材料的。我很大胆，实际上是很幼稚，很莽撞。

总分社社长缪海梭在同我谈话时说，随军进藏，时间一年左右，部队进驻拉萨后，形势稳定下来，就可返回重庆。我心想，管它一年两年呢！再说遥遥数千里，雪山冰河，交通困难，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拉萨还不清楚哩！到哪里去，在哪里工作，都一样。

就这样，第三天，见了张国华军长。我便随他和阿沛·阿旺晋美夫妇等一行，匆匆奔上康藏高原。

我还没有成为一个普通战士

说实在的，我非常惭愧，虽然我已经是担负起和平解放西藏宣传报道任务的随军记者，并且已经启程进藏了。但是在动身前，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我并没有很好学习；对下一步如何根据协议的精神进行宣传报道，我在思想上也没有作好准备，说毫无准备也不夸张。

所以，我的思想是很空洞的，就象出发前放在办公桌上那张西藏地图一样，一片空白。这不能归咎于时间太短，走得仓促，只能怪我学习不够，不求甚解，幼稚可笑得很。

我带着一个迷雾一般的疑团，随着张国华，从重庆飞成都，然后乘汽车，经雅安，越过二郎山，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西康省康定藏族自治区（现改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康定。

这个疑团，就是我对协议规定的一条重要条文很不理解，而且存在着某些怀疑。协议的第四条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对此，我想西

藏的政治制度那么落后，中央为什么不予变更呢？而且从上到下都还要照常供职？既然是解放西藏，为什么还要允许这一切都继续保存下去呢？

在康定休息了两天。在同张国华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了思想上的这个疑问，我觉得我提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张国华认真地听了我的发问，起初一声不响，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边笑边说：

“你也有这个思想呀！你怎么也和部队中战士的思想一样呢！？”

接着，他很严肃地向我提出了一句反问：

“中央不予变更，那么要是藏族人民群众要求变更了呢？”

他这一句反问，使我机灵了一下，思想上似乎打开了一个窗口。我知道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之一，他这句反问一定有很深刻的含义。

他没有再作解释。不过他向我指出：

“协议的第十一条对改革事宜还有规定，你要认真再看一遍，要把文件精神吃透。看来，不光是这一条，你对整个文件的精神，还没有真正领会呀！”

谈过话，我又仔细地阅读了一遍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特别是认真看了协议的第十一条。第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